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六

宋 李燾 撰

仁宗

景祐二年春正月庚寅詔賫給事東宫及資善堂不限存没並以名聞於是馬軍都虞候封州防禦使通川張潛等四十餘人並加秩吏士增俸遷資者又踰百人

甲午殿中侍御史裏行高若訥言甲戌赦書選人滿十

二考並磨勘引見今猥進者多請以歷任無贓私及非昏耄者乃聽改官仍具與監當一任諂須嘗有人奏舉者方得施行從之

壬寅徙江東轉運使蔣堂為淮南轉運使兼發運司事時上封者屢以廢發運司非便堂言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休皆嘗為江淮河南轉運使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師常足詔用其議堂在淮南歲薦部吏二百員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矣　度支判官工部郎中許

申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凡鑄銅錢用劑八十八兩得錢千重八十兩十分其劑銅居六分鈆錫居三分皆有竒贏鑄大鐵錢用鐵二百四十兩得錢千重一百九十兩此其大法也申在三司景祐元年十月丁巳朔申始以工中權度判乃建議以藥化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而銅居三分鐵居六分皆有竒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因入都内知閤文應以納説朝廷從之即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然大率鑄錢雜鈆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則流澁而多不

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月才得萬錢申性詭譎自度言無效乃求為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鑄於江州朝廷又從之詔申就江東鑄百萬緡無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執政主之以為可行然卒無成功就江州鑄百萬緡實錄在三月令并書明年十二月甲申自江東徙湖南先是鹽鐵副使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而申欲以銅鐵雜鑄朝廷下其議於三司程琳奏曰布請用大錢是誘民盜鑄而陷之罪唐第五琦嘗用此法訖不可行申欲以銅鐵雜鑄理恐難成當令

申試之申詐得售蓋琳亦主其議故也琳傳載此事於天聖五年以前誤也當是景祐元年五月琳再為三司使時王子融云布請鑄大錢行之京城程琳集官議子融時判度支曰今軍營半在城外獨行大錢城中可乎事遂寢與琳傳異今不取

天章閣待制孫祖德言偽銅法所禁而官自為之是教民欺也固爭之不從遂出知兗州祖德出知兗州在二月癸未今并書於此

丙午詔太常禮院孟冬祭神州地祇宜如祭天地遣内臣降香春秋朝諸陵及諸祠有特祈解者亦如之

侍御史韓瀆言天下賦役之繁但存催科一簿一有散

亡則登耗之數無從鈎考請復置實行簿下三司議請如舊丁未詔再閏一造之　又詔山澤之民擷取草木葉為偽茶者計其直從詐欺律準盜論仍比真茶給賞之半

戊申詔京東西陜西河北河東淮南六路轉運使檢察州縣毋得舉戶鬻產徙京師以避傜役其分遺族人徙他處者仍留舊籍等第極貧下戶聽之

已酉改長寧宮為廣聖宮宮在禁中前殿有道家天神

之象後起觀閣以奉真宗神御占宫城之西北隅

庚戌詔自横隴河决嘗下河北京東西路以民租折納梢芟五百餘萬今河决處自生淤灘可省工費其三路未輸梢芟並權停

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北向是日御延義閣名輔臣觀盛度進讀唐詩賈昌朝講春秋既而曲燕崇政殿

甲寅詔凡禁中須庫物非有關者毋得下雜買務市之

乙夘詔帶御器械自今毋得過六員

二月丙辰朔以春寒特賜諸軍班薪炭

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戊午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乃建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擊黃鍾則為仲呂擊夾鍾則為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盖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

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為唐舊鐘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㫖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和有詔許之仍就錫慶院鑄

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上大樂圖義二卷

先是詔廢洺州廣平兩監合於安陽羣牧諸監王汞勛言廣平嵗產千餘駒且先朝所建不可廢又言馬尚多牧地少癸亥詔復存廣平一監毋以賦民既而河北轉運使言舊監悉已賦民請割趙州界草地二千頃權隸相州安陽監以牧馬從之

甲子詔吏部流內銓自今保舉選人須見任知州通判陞朝官都監都司副使以上始聽之其在京不帶職員外郎非曽任知州諸司副使非曽任路分都監毋得舉

丙寅免江浙淮南三路災傷州軍牛稅

丁卯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兖州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不簽書事新廣東轉運使祠部員外郎龐籍降授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東頭供奉官呉守則追一官又降都官員外郎判刑部李遜知濰州祠部員外郎知信州滕宗諒監饒州稅屯田員外郎知宿州董儲通判吉州光祿寺丞館閣校勘石延年落職通判海州殿中丞知安吉縣范拯為和州司馬仍下詔以諷罪申飭内外先

是籍為御史數劾諷宰相李廸佑諷弗治反左遷籍籍既罷益追劾諷不置且言諷放縱不拘禮法苟釋不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會諷亦請辨乃詔即南京置獄遣淮南轉運使黄揔提㸃河北刑獄張嵩訊之籍坐所劾諷有不如奏法當免諷當以贖論諷不待論報擅還兖州吕夷簡疾諷詭激多妄言且欲因諷以傾廸故特寛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削延年嘗上書請章獻太后還政諷任中丞欲引延年為屬

廷年力止之竟坐免人謂籍劾諷不買實夷簡陰教之云諷請辨據王珪所為籍神道碑池書並無有也

戊辰工部尚書平章事李迪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先是上御延和殿召宰臣呂夷簡參知政事宋綬決范諷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惶恐還第翌日遂罷相制辭略曰姻聯之內險詐相朋靡先事而上言頗為臣而有隱然迪性純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龍川別志載李迪既貶王曾在外宋綬為曾告呂夷簡求復相且云宜善待曾勿如待迪按迪以是年一月十三日罷政即命曾代之況曾為樞密使已

半歲不得云在外若謂夷簡初與廸不相能欲傾之因薦曽為樞密使擬廸後或先議逐廸將遣曽過中書故綬云云則庶乎可也今皆不取

樞密使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曽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吕夷簡加右僕射户部侍郎參知政事王隨為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禮部侍郎李諮為户部侍郎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檢校太保王德用為奉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宋綬為吏部侍郎樞密副使給事中蔡齊為禮部侍

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盛度為參知政事御史中丞韓億為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

巳巳改新知亳州李廸知相州庚午復改授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仍班三司使上詔歲九大祠故事以宰相攝事自今以參知政事尚書丞郎奉祀　直集賢院賈昌朝請以鄭司農所注月令復入禮記第五其李林甫所注自為唐月令别行從之仍詔

唐月令以備四孟月宣讀

庚辰降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刑部尚書李廸為太常卿知密州始廸再入相自以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及吕夷簡繼入中書事頗專制心忌廸潛短之於上廸性直而踈不悟也既坐范諷姻黨罷政怨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為補門下僧惠清為守闕鑑義夷簡請辨上遣知制誥胥偃度支副使張傅即訊乃廸在中書時所行夷簡以齋祠不預廸慚

懼待罪故貶然補惠清實夷簡意廸行文書顧謂夷簡
獨私刑王益廸偶忘之他日語人曰吾自以為宋璟而
以夷簡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壬午龍圖閣學士給事中馮元為禮部侍郎翰林侍讀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始元坐監護章懿埊事不職罷翰林
學士出知河陽國子官屬為上書請留執政欲進白弗
遣元自匄行於是王曽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
外乃復名之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杜衍為御史中丞衍奏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月不過數事足矣若末節細務進穀帛様閲甲冑弓矢點馬補試吏負特有司之職耳陛下何必親決

三月丙戌鹽鐵副使兵部郎中任布為右諫議大夫知成德軍時議省河北兵布言西北二邉方包藏禍心以窺中國備未可弛也省河北兵或因去年五月程琳之請當考

已丑以御史中丞杜衍權判吏部流内銓先是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閲吏多受賕出縮為姦衍既視事即勑吏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閲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曉諸吏無得陞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為姦利居月餘聲動京師後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法審官在八月今并書　知蘇州左司諫祕閣校理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仲淹自外驟居侍從必有故史無其説或緣富弼上疏也今表而出之　詔鎮戎軍歲比不登其弓

箭手五十八指揮共貸以粟六萬斛　殿中丞通判齊州張宗彛言大名府新作金堤可以捍横壠决河水勢請令緩修塞之役詔河北轉運使繪黄河至海圖上之

太常禮院言侍御史劉夔請去章獻明肅太后章懿太后所加太字益入廟稱后繫於夫在廟稱太繫於子然二太后奉安别廟凖禮未應去太字上以夔不習典故詔本臺諭之夔崇安人也

辛卯羣臣以章獻太后大祥上表請聽樂不聽表五上

詔須禫祭畢乃聽之
壬辰詔選人十二考無舉主者特許參選
乙未賜亳秀濮鄭四州學田各五頃
丁酉詔國子監直講一員兼領監丞主簿事　詔京西
轉運司每歲宗室內人上陵及遣官朝拜或勑葬所須
什物並官為辦置無得擾民從知河南府李若谷之言
也　又詔開封府自今舊城內民舍復有侵官街者令
左右軍巡街司覺察仍許人告之

辛丑修西凉殿殿在禁中歳久摧壊而上不欲興土木之役至是有司屢以請乃聽修之

癸夘賜天崇軍修金堤役卒緡錢

戊申出宜聖殿庫真珠付三司以助經費

壬子加贈保慶皇太后二代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丙辰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判許州民方輸租倉官不時至遵勗馳往受所輸倉官惶恐叩頭民大悦轉運使料卒補水兵不問習否强以隷籍遵勗

曰强人以不能將何用命部校按之去不習水者十七
八
丁巳李照言奉詔製玉律以候氣請下潞州求上黨縣
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内縣取葭莩從之　賜故鎮
東軍節度推官毛洵家帛五十匹米五十斛洵吉州人
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銓與其
母卒於賓州洵徒跣護喪歸葬里中負土成墳毁瘠而
卒特邺之

己未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天章閣待制燕肅與翰林侍讀學士馮元詳定刻漏　集賢校理知宗正丞事趙元規言太廟薦新之禮久廢不行詔禮官議定十二月所薦蔬果禽魚凡二十六品詔恭依良規安仁子也

庚申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奉詔定司天監生于淵役兵單訓奏祀九宫貴神止用一局失逐年飛宫法案鄭良遇九宫法有飛棊立成圖每歲一移主九州災福事天寶中術士蘇嘉慶始置九宫神壇一成高三尺

四陛上依位置九小壇東南曰招揺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遁甲此則九宮定位也每歳祭以四孟位隨歳改故謂之行棊自乾元以後止依本位祭遂不飛易仍减冬夏二祭國朝因乾元故事而未嘗有所更今于淵等所請即合天寶初祭之禮又合良遇飛棊之圖然九宮之法本自術家時祭之文

經禮不載昔漢室祠官所領多本於方士牲幣壇場之數歲時昏曉之節薦配鼓舞即用其方故有黃帝用梟武夷用乾魚之類是則為民請福無文咸秩寧有過立非執一隅議者或謂不必飛宫若日月星辰纒次周流而祭有常此則定位之祀所當從也推數於田復候神于恍惚因方彌沴隨氣考祥則飛位之文固可遵用請依唐禮遇祭九宫之時遣司天監官一員詣祠所隨每年貴神飛棊之方以定祭位仍自天聖已巳入歷太一

在一宫歲進一位飛綦廵行遍而復始詔可

辛酉詔諸路提點刑獄司事有寃濫而繫人命者雖未經轉運司亦聽受施行

甲子契丹遣林牙保大節度使耶律庶幾政事舍人劉六符來賀乾元節

戊辰命宰臣呂夷簡王曾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鐘參知政事宋綬蔡齊盛度同都大管勾集賢校理李照勾當御樂院鄧保信專監鑄造仍以入内都知閻文應提

舉始照既鑄成編鐘一簴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　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請於真楚泰州高郵軍為斗門十九以畜泄水利從之　賜楚州州學九經

庚午詔中外臣僚洎草澤之士有知雅樂音律得失測

候之法者許所在薦聞或自言官司將校試之侍御史劉夔言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一切罷之帝善其言然亦不果從也帝善夔言據新傳今附見其實不能用也　王偁東都事畧詔曰雅樂之作治道所基郊丘宗廟之祠朝廷饗侑之禮人神和會兹寶重焉爰命有司考正鍾律

壬申詔曹利用諸子先從降黜者並聽還京師尋詔給以所沒舊地四之一給居地四之一乃十月壬子今并書之

癸酉詔天下官司毋得擅發馬遞若機密事當入馬遞

者許實封送所屬州軍發之違者付受皆論罪初定州龍泉鎮監酒右班殿直折惟寧擅奏章付馬遞既坐罪衝替因條約之

戊寅命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學士馮元度支判官集賢校理聶冠卿直史館同知太常禮院宋祁同修樂書太常丞直集賢院吕公綽同判刑部自言父夷簡為宰相而刑部事多關中書請徙避之庚辰命公綽權判吏部南曹　環慶路副都部署步軍都虞候永州防禦

使劉平為饒州防禦使落管軍知同州走馬承受入內供奉官于德源降一官平被酒擅破鏁入甲仗庫轉運使蘇耆奏劾而德源初不以其事聞並鞫于御史臺及平請與耆置對會耆已卒雖免劾特責之　録曹脩古之姪覬為試將作監主簿仍聽為脩古後覬傳云天章閣待制杜杞請以覬為脩古後授覬建州司戶參軍按杞待制天章閣乃慶歷八年四月傳誤矣　詔臣僚以劄子奏事者惟中書樞密院聽如舊制餘悉著銜位姓名初知制誥丁度進劄子不著姓禁中誤付參知政事

處度故條約之
辛巳審刑院大理寺言奉詔詳定衛入禁衛條按禁衛凡五重親從官為一重寛衣天武官為一重御龍弓箭直弩直為一重御龍骨朶子直為一重御龍直為一重令比附律令請以衛入從外第一重徒一年每重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誤者减二等從之
壬午賜博州修河役卒緡錢
五月甲申朔詔曰王者奉祖宗尚功德故禋天祀地則

侑神作主審諦合食則百世不遷恭惟太祖皇帝受天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太宗真宗二聖繼統重熙累洽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考合典禮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中書門下詳閱以聞王偁東都事畧於是禮院言我太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祖太宗勤勞制作真宗財成治定德宜為帝者宗三廟並萬世不毁至於升侑上帝自今以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將來皇帝親祠請以三聖並侑中書門下奏請如禮官議詔恭依

乙酉詔臣僚入川所將人馬器械舊皆給公據以檢姦偽如聞漸弛禁防自今陸行至劒門水行至江陵府其

令所司參驗公據每月上樞密院
丙戌録河西節度使桑贊孫慶為三班奉職慶本親從
官因試武技而自陳其家世特録之　賜原武縣築河
堤卒役緡錢
庚寅禁縷金為婦人首飾等物　李照上九乳編鐘圖
鐘舊飾以旋蟲改為龍并自創八音新器又請別鑱石
為編磬
辛卯命内侍挾樂工往淮陽軍治磬石　照又言既改

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獻享乃鑄銅為
龠合升斗四物以興鍾鑄聲量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黄
鍾之容合三倍於龠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既改
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鑄之容受差大更增六龠為
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名曰樂斗及潞州上秬黍照擇
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愈堅定
判大理寺司徒昌運言本寺詳斷大事二十日小事十
日審刑詳議各減半而不以案内有無繫囚惡炎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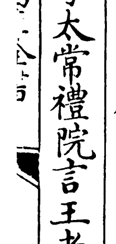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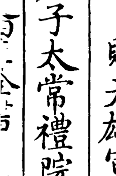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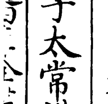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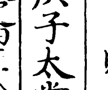
際待報淹久請自四月至六月案有繫囚者減日之半兩川廣南福建湖南如急案例斷奏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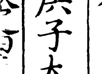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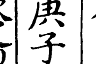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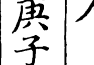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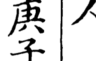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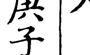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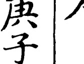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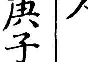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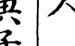
癸巳後苑新作觀稼殿成

甲午廣南東西路並言妖獠冦邕髙竇雷化等州廵檢許政死之遣左侍禁桑懌會廣桂二州都監討捕懌前尉郟城會河南諸縣多盜轉運使奏移懌澠池羣盜保青灰山時出剽攘道路患之有宿盜王伯久不獲朝廷每授廵檢使必疏姓名使捕之懌至官廵檢出僞宣頭

示懌謀抬致之懌不知其為偽也挺身入賊中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為廵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懌曰廵檢懼無功耳即以伯與廵檢使自以為功械伯送京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為黜廵檢使擢懌右班殿直永安縣廵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名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輙出居數日其下不知所為請出自効輙

不許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老小皆走獨一媪留為具飲食如事羣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媪饌而以餘遺媪媪以為真盜乃稍就與語及羣盜媪曰彼閒桑殿直来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其實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媪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禽諸盜其尤强梁者懌自馳馬取之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為

致閤門祗候懌不應吏匿其功狀止免短刺而已

乙未省德州安陵縣

丙申御崇政殿錄繫囚

己亥詔嘗任二府而為知州者辟通判幕職官一員大兩省以上知天雄成德軍益州泰州並許辟通判一員其永興軍河南府延杭廣梓州通判並令審官院選差人　賜天雄軍金堤澶州橫壠埽役卒緡錢

庚子太常禮院言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

而已始受命也宗無預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之為疏戚以為迭毁之制後世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維厥衷使有司得稽舊章開群議攄懿鑠闡孫謀將胞合靈心垂榮無極非淺學之臣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撲伐潛黙不端夷澤潞之畔蕉淮海之昧東焚呉輿右困蜀壘湘

楚閩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
此萬世之業也太宗皇帝提神略席下武恭行天討底
定太原由是謹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
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縉紳諸儒講道興學炳
然與三代同風矣真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
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紹虞巡
祕牒岱宗肓穀莫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蚑行罔
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洪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

墳誥未有髙焉者也昔成湯為商之祖太甲大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肅建二祧髙帝為漢之祖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絶我太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祖太宗勤勞制作真宗財成治定徳宜為王者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至於升侑上帝衮對先謨本之周道充厭典禮者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令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令以

太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来
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追
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
唐高宗之上封也以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
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以高祖配
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
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太
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

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皆如禮便中書門下言伏以禮之為大則必以宗祏居先德之所尊則不隨昭穆而毀此有國之丕律而饗親之通義是以嚴父配天實因心之本惟聖饗帝乃至孝之宗非夫濬哲聰明曷能舉百王之闕逸恭惟陛下膺神明之器憑積厚之基明發孝思周咨舊史仍俾丞凝之列重詳今古之變若是則七世之廟咸

一德而可觀三后在天雖百代而不毀至於配侑之則並申寅奉之崇遠以襲商周之儀近以沿漢唐之制廣矣大矣無得而名真百王之盛舉也請如禮官所議付外施行詔恭依要見當時禮官姓名今宋祁集有此奏議與實録同必祁主此也

癸卯詔大兩省以上自今滿四年與改官其有殿罰者增一年又詔常叅官毋得輙上章及詣中書妄求選任令御史臺糾劾之　又詔施州義軍如聞多雇人代戍既不時教閲復私加役使其令監司察視違者以私役

兵防論
甲辰賜博州修金堤役卒緡錢
戊申以大暑降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釋之諸路令轉運使提點刑獄開封府界遣殿中侍御史裏行髙若訥蕭定基疎決之定基廬陵人也
丁未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貴州田丙言得宜融柳州同廵檢麥仲舒報宜州管下鎮寧州蠻莫陵等七百餘人内寇遣西京作坊使郭志髙東頭供奉官閤門祗

候梁紹熙捕討之

庚戌詔知廣州兼廣東路鈐轄知桂州兼廣西路鈐轄及權增置東路駐泊都監一員西路鈐轄一員時高賓雷化四州蠻獠寇邊去朝廷遠事不可申覆故令廣桂知州兼鈐轄以便宜從事也　開封主簿樂誥宰相王曾外孫也或諷同提點府界符惟忠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誥無善狀安可以勢使我既而誥果以贓敗是月壬辰惟忠除府界提點因附此事惟忠傳又稱吳奎為長垣尉惟忠厚遇之奎白府共薦之按奎傳未嘗歷長垣尉或恐

傳略之今亦不取

六月癸丑朔詔澶州輸梢芟授官者免本戶傜役物故者勿免其遷至七品自如舊制

丁巳詔幕職州縣官初任未成考者毋得奏舉先是侍御史知雜事郭勸言睦州團練推官柳三變釋褐到官才踰月未有善狀而知州呂蔚遽薦之蓋私之也故降是詔　廣西提刑司又言高賓妖猺陳友明等寇海上遣左侍禁閤門祗候侍其洙右侍禁米光濬討捕之

辛酉以親郊並侑三聖及真宗為不遷之主遣官告於
太廟　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議者欲改制雅樂俾協
純音謂舊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髙形下人固知之然或
制之未得其精損之必差其度臣盖不知其得於何道
而輙變更聞其所為率多詭異至如錬白石以為磬範
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二十四孝為樂器之飾
臣雖愚昧竊有所疑自祖宗以来考正大樂薦之郊廟
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僃行盛禮燔柴岱嶽瘞玉汾脽振

前王久墜之風舉歷代難行之典蔵事之際斯樂具陳固以格明神昭景貺先儒審議曾靡閒言若一旦輕用新規全黜舊制臣竊以為不可望特詔罷之止用舊樂時帝既許照制器業已為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仲孫之章卒不下有司焉仲孫上言據會要乃六月九日今附見辛酉

癸亥詔諸路走馬承受公事毋得受州郡餽遺違者以贓論尋有詔若餽遺飲食者聽受之

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一簴而四清聲相承不擊

乙丑李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筝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有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之數也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而為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

損為十二不得其法於古臣竊以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鍾又設黄鍾至夾鍾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鍾四宫而設也夫五音宫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

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為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宫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别議以聞　廣西轉運司言儋州獲妖獠百餘人其餘黨方會兵掩捕之乃詔賊中有能斬首來降者除其罪仍

遣内侍史志聰張徳明分賜討賊軍士土丁緡錢

丁夘出内藏紬絹一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

巳巳以都官貟外郎曹修睦為侍御史修睦修古弟用

中丞杜衍之薦也　復太常博士知臨江軍麗籍為祠

部員外郎福建轉運使　罷秦州所造上供弓弩三年

辛未御崇政殿名輔臣觀新樂先是帝親製樂曲以夾

鍾之宫黄鍾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

祀昊天更以髙安祀五帝日月作大安以享景靈宫罷

舊真安之曲以黄鍾之宫太吕之角太蔟之徵應鍾之羽作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景安興安惟乗輿親行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鍾之徵黄鍾之宫太蔟之角南吕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獻五帝以林鍾之宫太蔟之角姑洗之徵南吕之羽作寧安之曲以祭地及太社太稷罷舊靖安之曲於是制詔有司以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並侑乃以黄鍾之宫作廣安之曲以奠幣彰安之曲以酌獻又詔躬謁奉慈廟章獻皇太后之室作達

安之曲以奠瓉厚安以酌獻章懿皇太后之室作報安之曲以奠瓉衎安以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罷舊隆安之曲常祀至日祀圜丘太祖配以黄鍾之宫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太簇之宫作皇安以奠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宗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宗配以仲吕之宫作獻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祇太祖配以蕤賓之宫作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秋大饗明

堂真宗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奠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應鍾之宮作化安以奠幣韶安以酌獻又造沖安之曲以七均演之為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沖安之曲獨未施行作景安四曲興安四曲祐安五曲在元年十月乙亥作大安曲在元年十一月癸丑今並見於此獨無所謂寧安者當考乙亥章得象等上所脩一司一務及在京編勅四十四卷並賜階勳及器幣有差　廣西提刑司言蠻賊莫陵等自詰桂宜州巡檢李仲政請降　省渠州天竹縣

丁丑入内都知閻文應為入内都都知　廣西轉運司言蠻賊莫陵本與邉人覃敵爭田互相讎殺其衆才百餘人而宜融柳州同廵檢麥仲舒妄言七百人今既請降已勒誓狀放還鎮寧州詔莫陵等嘗殺害官吏而轉運司擅釋之并仲舒妄增賊數并劾罪以聞

己卯命廣西路提點刑獄金部員外郎魏瓘為本路運使仍詔諭瓘莫陵等既降宜令還所略人口若不從命即併兵追討之邕州獠戶緣逋責沒婦女為庸者二千

餘人璀悉奏還其家劉鋹時計口以稅雖船居皆不免至是雷化欽廉髙州猶未除璀爲除之又減郴州無名役四百人三事附見　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叚少連爲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閲往往委之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閲摘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閲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姦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部吏有過名詰曰聞子所爲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

我容汝自新茍以為無吾不使善人被誘即為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偽為死者服罪欵未及綴屬少連已登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為神明是時龍圖閣直學士鄭尚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决莫不盡其理向陳留人也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今任御史臣郜玉藻

謄錄監生臣俞錫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七

宋 李燾 撰

仁宗

景祐二年秋七月甲申詔特賜寇準謚曰忠愍　賜武原修河役卒緡錢

丙戌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環慶路部署司言西界首領約噶等數入寇邊請下鄜延路移文約束從之

封崔府君為護國顯應公府君唐貞觀中為滏陽令再遷蒲州刺史失其名在滏陽有愛惠名立祠後因葬其地咸平三年嘗命磁州葺其廟而京師北郊及郡縣建廟守奉之如嶽祠於是因民所向而封崇之　賜橫壠埽巡守卒緡錢

壬辰詔吏部流内銓選人歷任嘗有過者毋得更名

免天下獨孤之民支移折變

癸巳復詔輔臣觀新樂於崇政殿自是再觀焉此據會要

戊戌羣臣請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
孝德表五上從之
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歴代樂頗為迂誕而
其費甚廣請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所作鐘磬頗與衆
音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脩睦　知杭州鄭向言鎮
東節度推官阮逸頗通音律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
律管十三詔令逸赴闕
壬寅詔如聞河北河東有不逞之民陰相朋結號為棙

子社亦曰沒命社自今捕獲者決配它州牢城為首者奏裁能自首者除其罪

癸夘詔選人入為諸王宮教授外任成資者二年與京官未成資三年與幕職官又二年與京官

先是修撰樂書所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勑馮元等孜求典故甲辰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閒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

置之由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為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制今既脩正雅樂謂宜申勑大匠改作諸鼓使考擊有聲及創為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時有上言以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太樂所製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趺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執左鼗

以先引凡圜丘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三擊椎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再擊以為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於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鍾亥之位也中鼓黃鍾子之位也右應太吕丑之位也艮隅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鍾夘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吕巳之位也中鼓鞋賔午之位也左鞞林鍾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吕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

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詔可范鎮東齋記事云周禮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鄭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數不見於經然神有尊卑則其數有多寡隆殺理或然也必漢時尚然所以康成云爾幾面猶言幾兩車幾區宅幾壥田也唐開元中蜀人有繪圖以獻者一鼓而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擊乃於縣內别置散鼓國朝仍之郊廟設而不作景祐中馮章靖公言雷鼓靈鼓路鼓並當考擊而散鼓請准乾德四年詔廢不用然不言鼓之制非是甚可怪也後元等復以殿廷備奏四隅建鼓既隨月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制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鑮鐘擊為節檢而無合

曲之義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摠考十二鎛鐘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鐘太簇蕤賓也六曲者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言金部之中鎛鐘為難和一聲不及則宫商失序使十二鎛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鐘太簇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馮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

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

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為節使於合樂

仍得併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

尊王制也詔從之

戊申賜老人張環絹十疋米五斛紫衫銀帶時父老上

尊號者以百數而環年百歲視聽不衰特賜之　詔三

司使至御史知雜舉朝官通判一任以上才堪劇繁者

一人　廢西京采柴務以山林賦民官取十之一

巳酉詔廣延雄三州知州自今聽辟通判一員　禮院言南郊第一龕饗五方帝大明夜明神州地祇北極天皇大帝比歲止差司天保章正攝事且五帝尊神而獻官秩卑饗接非稱請第一龕以少卿監正郎第二第三龕以員外郎壝下及内壝之外以京官或保章正分獻從之

八月壬子朔詔改强盜法不持仗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為錢萬及傷人者死持仗而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為

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仗得財為錢六千若持仗罪不至死者仍刺隸千里外牢城既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為錢五千即刺為兵反重於强盜請竊盜罪亦第減之至十千刺為兵詔可尋又詔京城持仗竊盜得財為錢四千亦刺為兵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寬矣後詔實録在此月壬申今並書之又詔依本志附此

癸丑知樞密事李諮落起復

甲寅燕紫宸殿初用樂

丙辰詔天下配役人在今年五月戊申詔書前者並釋之　又詔有能告羣盜刼殺人者十人以上賞錢十萬不及十人計數給之

辛酉上作鼙嚴曲付太常肄習名曰振容歌從李照之請也尋以振容於義無取改名奉禋改名奉禋在十月乙卯今并書之

同知太常禮院宋祁言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幼母邊更適士人王渙生四子稹無伯叔兄弟獨承郭氏之祭今邊不幸而稹解官行服按五服制度敕齊衰

杖朞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注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下禮院御史臺詳定侍御史劉夔曰按天聖六年敕開元五服制度開寶正禮並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祁所言不異然假寧令諸喪斬衰三年並解官齊衰杖朞及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若庶子為後為其母亦解官申心喪母出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為生已者律疏云心喪者謂妾子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月内為

心喪載詳格令子為嫁母雖為父後者不服亦當申心喪又稱居心喪釋服從吉及忘喪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令龍圖閣學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並嘗為出嫁母解官行喪若使生為母子沒同路人則必虧損名教上玷孝治且杖朞降服之制本出開元禮逮乎天寶已降別勑俾終三年然則當時已悟失禮晉袁準謂為人後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釋云雖為父後猶為嫁母齊衰昔孔鯉

之妻為子思之母鯉卒而嫁於衛故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謹之子思曰吾何謹哉石苞問淳于睿曰為父後曰不為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為嫁與出不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為詳正睿引子思之義為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母明矣稹之行服是不為過詔兩制御史臺禮院再定議曰按儀禮父卒繼母嫁為之服朞謂非生己者故父卒改嫁降不為己

母唐上元元年敕父在爲母尚許服三年今母嫁既是父終當得申本服唐紹議云爲父後者爲嫁母杖周不爲父後者請不降服至天寳六載敕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以報免懐其嫁母亡宜終三年又唐八座議吉凶加减禮云凡父卒親母嫁齊衰杖朞爲父後者亦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服居堊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之母子無絶道也按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之後祖在爲祖母雖周

除仍心喪三年侍講學士馮元言儀禮禮記正義古之正禮開寶通禮五服年月勑國朝見行典制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載制出嫁母並終服三年又引劉智釋義雖為父後猶有出母齊衰卒哭乃除或疑二者之相違竊詳天寶之制言諸子為出母嫁母故云並終服三年劉智言為父後者為出母嫁母故猶云為齊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謂故無疑也況天聖五服年月勑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降杖朞則天

實出母嫁母並終服三年之制不可行用又但言母出
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即不言解官若專用
禮經則是全無服式施之今世理有未安若俯同諸子
杖朞又於條制更相違戾既求禮意當近人情凡子為
父後無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義服齊衰
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乃申心喪即與儀禮禮記正義通
典通禮五服年月勅為父後為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
相遠也如諸子非為父後者為出母依五服年月勅降

服齊衰杖朞亦解官申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内爲心喪其義一也以此論之則國朝見行典制盡與古之正禮相合餘書有偏見之説不合禮經者皆不可引用郭稹若無伯叔及兄可奉父祖祭祀應得子爲父後之條又緣解官行服已過朞年難於追改後當依此施行詔自今並聽解官以申心喪劉夔議在此月已卯兩制御史臺禮院再定及馮元議並在明年九月戊寅今並從本志聯書之畧其月日

壬戌知制誥李淑同勾當三班院淑以妻父韓億見領樞密副使引例乞避詔勿避

甲子饒州防禦使劉平為温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平上疏自列名對問狀仍復管軍　詔勾當皇城司五員自今遇車駕行幸常留在内　録故雷化州同廵檢左班殿直許政子佶為三班借職仍賜帛五十疋以政與蠻賊戰死也

丙寅幸奉先資福禪院謁宣祖神御殿

戊辰以鹽鐵判官度支郎楊日華為契丹生辰使禮賓副使張士禹副之太常博士直史館修起居注鄭戩為正旦使供奉官閤門祗候柴貽範副之日華日嚴兄也

有司言修製皇帝尊號冊寶請用純金從之天聖二年九月庚寅明道二年正月十七日可考

己巳御崇政殿名輔臣觀新樂上出雙鳳管下太常肄習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焉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

施兩絃十二絃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絃以象律呂之數又敕更造七絃琴九絃琴皆令圓其首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　命李照同修樂書

辛未詔薦獻景靈宫朝饗太廟郊祀天地自今同日受誓戒始用王曾之言也　又詔陝西諸州前代名臣墳墓碑碣林木委官司常檢視從知永興軍陳堯佐之言也初韋獻遣官起浮屠於京兆城中姜遵盡毀古碑碣為用堯佐奏曰唐賢臣墓石十且亡七八矣始其子孫

意美石善書欲傳千載而一旦與碑𥕐同誠亦可惜其
未毁者頗敕所在完護
甲戌幸安肅門砲場觀諸軍放砲又令諸軍習戰其擊
刺騎射之精者悉遷補之遂燕從臣於幄殿
丙子詔入内内侍省同禮院裁定袞冕制度仍先繪圖
以聞所服袞冕華飾太甚欲從簡質故也
丁丑内出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羣臣其一釋十二均
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吕相生并祭天地宗廟

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鞮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

戊寅祕書監孔勗分司南京專領文宣王祠廟仍賜絹百匹米五十斛羊酒副之

己卯右諫議大夫知兖州孔道輔為龍圖閣直學士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是知前

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初命朝臣為浙江荊湖福建廣南等路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公事其俸賜恩例並與提點刑獄同詔朝臣提點銀銅坑冶俸賜恩例並與提點刑獄同實録在十月乙丑今并書實録是月己卯書徙知楚州屯田員外郎魏兼為浙江荊湖福建廣南等路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公事蓋鑄錢等事舊屬發運使既罷發運使故别置官然兩朝國史志及會要職官部並不載提點坑冶鑄錢不知何故姑存此更加考詳

九月辛巳朔李照言今太常所用柷其四面皆畫時卉未合古制請易以青龍朱雀倮蟲白虎元龜以配五方

從之照又與鄧保信新作銅方響五架詔教坊準聲以授諸器初照既定雅樂而聲極下故又製燕樂之器欲寫其聲已而樂工以爲不可施用罷之

隋制内宫縣二十四簴以大磬代鎛鐘而去建鼓唐武后稱制改用鎛因而莫革及是詔訪馮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癸未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鎛鐘本施内宫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禪梁甫西瘞汾壤並仍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用吉禮則

中宮之縣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奉慈廟
皆應陳設宮縣則三十六簴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
擊之法謂宜同於鏄鐘比縁詔旨不俾循環互給而立
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
之樂節也詔可
乙酉賜原武縣修河役卒緡錢
丙戌兵部員外郎張錫為京東轉運使淄青齊濮濟鄆
六州民買耕河壖地數起爭訟錫命籍其地歲收租絹

二十餘萬而訟者亦息
辛卯詔員外郎以上知諫院自今遇大禮許任子一人
壬辰詔翰林學士張觀等刋定前漢書下國子監頒行
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參讐至五
代官始用墨版摹印六經誠欲一其文字使學者不惑
太宗朝又摹印司馬遷班固范曄諸史與六經皆傳於
是世之寫本悉不用然墨版訛駮初不是正而後學者
更無它本可以刋驗㑹祕書丞余靖進言前漢書官本

謬誤請行刋正詔靖及國子監王洙盡取祕閣古本對校踰年乃上漢書刋誤三十卷至是改舊摹本以從新校然猶有未盡而司馬遷范曄等史尤脫亂惜其後不復有古本可是正也

癸巳大燕集英殿午漏上以雨甚罷之

乙未詔司天監制百刻水秤以測候晝夜

丁酉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為刑部員外郎賜三品服入内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鄧保信為理賓副使以

造新樂成也自餘修製官屬諸工凡七百餘人悉遷補有差初照謂舊樂聲高乃以太府尺為法實比古一尺二寸有竒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所定黄鐘律人聲極下樂工歛其韻中無射倍聲又鑱破舊鐘磬欲一用新器上時慱求知音者聽照所言音官樂工雖知其不可而不敢非之又因入内都都知閻文應推言其功故特改官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縣而照自造新樂笙竽琴瑟笛篳篥等十二種皆不可施用詔但存大笙大

竽二種而已煕謂今箄篥乃豳詩所謂葦管也詩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且今箄篥首伶人謂之葦子其名出此於是製大管箄篥為雅樂議者嗤之　賜虞部員外郎李思恭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思恭持母喪邢州而廬墓三年州上其狀故賜之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劉隨卒擢待制未旬日也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為言事官皆以清直聞臨事明鋭敢行蜀人以為水晶燈籠始使契丹還會貶而官收所得馬十五乘及是帝

憐其貧賜其家錢六十萬
壬寅御崇政殿按新樂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與觀焉
詔勾當御藥院自今選內臣入仕三十年以上經十年不遷而累有勞者為之候五年與遷一資仍留在院非過犯而三年替者遷一資自餘不得輒乞改官其內東閤龍圖天章閣並令入內內侍省選差人
癸卯詔內臣自今不得以歷任勞績投進文字及御前陳乞非次改官

甲辰詔比劾廣西轉運使擅貸蠻賊及宜州廵檢妄增賊數並特釋之　賜鄭州州學田五頃

戊申詔三司使副以下自今毋得輙進狀自叙勞績求非次轉官

初諸王邸散居都城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會見己酉詔即玉清昭應宫舊地建宫合十位聚居賜名睦親宅命三司使程琳總其事入内都都知閻文應等典領工作　參知政事宋綬上所編修中書總例四百一

十九冊降詔褒諭堂後官以下賜器幣有差先是呂夷簡奏令綏為此既而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為宰相矣皇祐五年十二月續編

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但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輩作而無始終之別且鼗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寧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

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別使工人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錞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退行列築雅以陔步武鼗鐸錞相皆罷而不作如此庶協舞儀請如祁所論奏可按得象等所言乃祁大樂圖義論武舞所執九器先後之一節耳得象無所增益但請如祁所論固不及餘論也別本或有餘字恐誤今不取

是月詔今後内臣入仕三十年以上累有勞效經十年不曾遷轉者仰勘會明保取旨

冬十月辛亥朔復置朝集院以待外官之還京師者

先是太子中舍陸東獻文得名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改太子中允而東性狷躁意望帖職三館乃擲敕不受坐停見任官處州安置　詔河北比歲大稔穀賤傷農其令轉運司並以見錢於緣邊平糴如不足三司助之

壬子許蔡州立學　蔡州言左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石普卒普倜儻有膽略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百戰摧鋒與賊角衆推其勇頗通兵

書陰陽六甲星歷推步之術太宗嘗曰普性剛驁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嘗令善工製金帶普時帶御器械方侍立輒進曰願以賜臣帝即予之既坐罪廢遇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戒以為常

乙卯詔為昭成太子元僖邢王元傑華王元偁立後

丙辰詔東西班殿侍自今有逃亡帶甲五班比禁軍條聽旨不帶甲七班比廂軍條決訖不刺面其受命以出者在官以無故亡律論權管軍籍者從軍分將校定罪

主管官物者比三司大将條殿侍凡十二班東第一第二班西第一弩手班龍旗直凡五班月廪錢千五百謂之帶甲西第二班下茶酒新舊班凡二班月領錢千東第三西第三第四班南班北班凡七班月廪錢七百謂之不帶甲

己未省覇州永清縣徙文安治永清

辛酉重脩后廟成　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説者以為祀昊天上帝亦然大次在壇壝外猶

更衣幄殿小次在壇側令所末行案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堦就蕝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爾然則武帝坐俟容須别設近次與周官義符請設小次於皇帝版位少東每獻畢降壇若殿就小次至終獻撤豆復就版位從之

詔舉閤門祗候自今須嘗經邉任有材武善弓馬者乃聽之　都大提舉館閣書籍所上校勘兩庫經史凡八千四百三十五卷賜校勘官以下器幣有差

癸亥復置群牧制置使仍詔自今止以同知樞密院或副使兼領之明道二年五月十二日罷令復置𡩖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又罷尋復置

甲子詔民訴災傷者聽留苗色根楂以俟官司檢覆餘即令改種　禮院言春秋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何休范甯等咸謂不言佾者明佾則干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為説故章太后廟獨用文舞至唐垂拱以来中宫之縣既用鎛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武舞備金石之樂尤為失

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鎛鐘取

陰教尚柔以靜為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頗戾經

誼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上封者言諸路歲以緡錢輸京師致四方錢重而貨輕

丁夘詔江東五萬緡自今並市紬絹綿福建廣東各十

萬廣西八萬並市銀上供淮南湖北各五萬兩浙五萬

五千輸緡錢如故

己巳出內藏庫緡錢七十萬左藏五十萬下河北轉運

司市軍儲　許蘇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辛未知樞密院王隨上傳燈玉英集乞摹印頒行從之
癸酉詔河北有塘泊處知州軍兼並管勾屯田隄道事
景祐初劉平去真定楊懷敏領屯田司如故塘泊日益
廣至呑沒民田蕩溺邱墓百姓始告病乃有盜決以去
水患者懷敏奏立法依盜決隄防律於是知雄州葛懷
敏請立木為水則以限盈縮從之葛懷敏請立水則實錄在此年劉平以景祐元年二月去真定此皆據本志附見

丙子詔增諸州通判當直兵士其命官所過亦許量假人

十一月辛巳朔以應天府書院為府學仍給田十頃

癸未祕書丞國子監直講林瑀勒停坐謁告違詔限也

當考

戊子金庭教主冲静元師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以閻文應所譖故廢之既而悔之后居瑶華宫上累遣使勞問於是又為樂府辭以賜后后和答

語甚悽愴文應大懼會后小疾文應與太醫診視遷嘉慶院數日遽不起中外疑文應進毒然不得其實時上致齋南郊不即以聞及聞深悼之詔以后禮葬其兄西京左藏庫使昌州刺史中和遷昌州團練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中庸遷禮賓副使度支判官右正言集賢院王堯臣請推舉左右侍醫者不報此據國史並記聞

己丑升蔡州為淮康軍　南郊大禮使呂夷簡言宗室詣中書受誓戒不至者六十餘人詔勿以陪位

癸巳朝饗景靈宫

甲午饗太廟及奉慈廟

乙未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大赦天下録唐梁後唐晉漢周及諸偽國後建隆以来臣僚将校没於戰陣無子孫食禄者於所屬自言宗室並與轉官仍自諸司使以下至殿直皆换西班官　令審刑院大理寺别減定配隷刑名為敕五卷會要五年十月四日上減定敕五卷今附此

放并州永利監鹽户積欠鹽七萬七千七百餘石

乙巳封宰臣呂夷簡為申國公王曾為沂國公　荆王元儼為淮南荆南節度大使行荆州揚州牧仍賜入朝不趨二州牧自元儼始武勝節度使德文同平章事上以德文屬尊常稱曰五相公而不名安化留後允讓為江寧節度使允讓元份第二子也上之幼也真宗擇宗室子年相若聰悟可親者與遊名允讓入禁中旦暮誦讀共學凡動作燕嬉無一不中節及上出閤始用雲韶樂導送允讓歸外邸云

丙午宗子都司使領諸州刺史者十二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團練使諸司使十九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刺史諸司副使十九人換諸衛大將軍内殿承制以下一百三十人並為將軍率府率副率用乙未赦書也先是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禮則普遷一官及南郊並侑三聖宗子皆上表乞推恩故有此制舊自借職十遷乃至諸司副使今副率四遷即遥領刺史八遷即為節度使云宗子換官姓名實録與百官表略不同今參取之元自正刺史以上遷改者不在此

數記聞載呂申公當國見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正司宗室聽換西班官皆申公之策也故時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官自率府副率四遷即爲遥郡刺史俸禄十倍於舊國用益廣至今爲患按上不豫乃去年八月其九月即康復然則允讓管勾宗正及宗子換官自別有所為也宗子換官沈括筆談當得其實允讓管勾宗正當從實録正史筆談云宗子換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為宰相日始聞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宫教授約草表上之後見宰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宗室及遷官表何人所作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奬徐曰已得旨別有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八遷即爲節度使遂為定制諸

宗子以千緡謝約約辭不敢受予與刁親舊刁嘗出表稿示予按實録正史亚稱換西班官百官表獨南班官

當考

丁未加恩百官

戊申改宜桂州廵檢諸監為宜融邕欽四州緣邊溪洞廵檢使

十二月辛亥朔復知容州太常卿李廸為刑部尚書知徐州　昭宣使恩州團練使入内都都知閻文應領嘉州防禦使落都都知為秦州鈐轄尋改鄆州鈐轄改鄆州鈐

轄在此月癸丑今並書其子入内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士良為内殿崇班罷御藥院時諫官姚仲孫高若訥劾文應方帝宿齋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並請士良出之故有是命文應又稱疾留仲孫復論文應乃亟去文應専恣事多矯㫖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將劾奏其罪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死之上卒聽仲淹言竄文應嶺南尋死於道竄閻文應嶺南尋死於道此據富弼所作墓誌案閻文應

景祐二年十二月辛亥落入内都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禦使為秦州鈐轄後兩日改鄜州鈐轄百官表同景祐四年四月乙丑文應徙潞州鈐轄百官表同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官表贈邠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嘗有竄嶺南指揮及死於道事迹不知獬何據也今姑從獬墓誌俟考

秦州走馬承受言趙元昊舉兵攻嘉勒斯賚請下陝西預修邊備從之承受不得其姓名

壬子以西蕃邈川首領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嘉勒斯賚為保順軍留後歲給俸錢令秦州就賜之　時元昊遣索諾爾將兵二萬五千攻嘉勒斯賚敗死略盡索諾爾

被執元昊自率衆攻氂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阿爾總噶爾帶星嶺諸城嘉勒斯賚部將阿薩爾以兵十萬絶歸路元昊晝夜戰三百餘日阿薩爾敗然部兵溺總噶爾河及饑死過半舊氂牛城趙珣以為在明道中誤也當在此年正傳云阿薩爾敗復取爪沙肅三州誤也爪沙肅三州自屬回紇不與嘉勒斯賚接今删去自攻青唐以下及取爪沙肅必不在今年今附見元昊又嘗侵嘉勒斯賚并兵臨河湟嘉勒斯賚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閒元昊頗得虚實元昊已渡河插旗幟識其淺嘉勒斯賚潛使人移植深

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視幟渡溺死十八九所虜獲甚衆嘉勒斯賚傳捕幟誤元昊後云自是數以奇計破元昊元昊不敢窺其境蓋飾說也今不取拔幟誤元昊即或與屠覺牛城相接今且附見又不知覺牛城與鄯州同異遠近然二事皆參差不齊須通考前後別修嘉勒斯賚來獻捷朝廷議加嘉勒斯賚節度使同知樞密院韓億以為二部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御四裔也議遂寢李埴十朝綱要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侵掠至馬銜山遂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之地兵五十餘萬

癸丑詔嘗為入內都知押班而落職者自今毋得復任

其見任者毋得勾當皇城司親戚毋得勾當御藥院

戊午贈保慶皇太后三代皇后三代又進封延安郡夫人唐氏為舒國太夫人

癸亥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王博文為給事中知天雄軍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為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政侍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劇

煩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師肅然稱治

甲子左禁侍桑懌為閤門祗候賞平蠻猺之功也懌辭不受請推其賞以歸已上者不許或譏懌好名懌歎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　詔廣南東西路民家不得私置博刀犯者並鍛人並以私有禁兵律論初轉運使言民為盜者多持博刀捕獲止科杖罪法輕不能禁故更此條　禁益

梓夔利路民夜聚曉散傳習妖教徒中能自糾摘及他人告者皆賞錢三萬

乙丑贈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楊徽之為太子太師謚文莊徽之嘗侍真宗藩邸初贈尚書参知政事宋綬其外孫也為請而加贈之　許孟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太平興國三年初以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宜襲封文宣公宜卒於雍熙三年至道末乃以宜子延世襲封延世

卒於景德初子聖祐尚幼天禧五年始命聖祐襲封聖祐卒且十年無子遂除襲封彭城顏太初因許希請立扁鵲廟作詩指除襲封事諷在位者得路反忘先師又致書叅知政事蔡齊齊為言於上辛未詔聖祐弟北海縣尉宗愿為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

癸酉詔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誥李淑編次赦書所訪唐五代諸國及本朝臣僚子孫以名聞　先是御史臺辟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介

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不合意罷不召熊克九朝通略遂罷介為鎮南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介一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舉動也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用言事見罷正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也今斥介而它舉亦必擇賢而舉夫賢者固好辨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

此則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後止也衍卒不能用　太子中允知淮陽軍梁適亦上疏論朱全忠乃唐之賊臣今録其後不可以為勸上是其言記適姓名於禁中尋名為審刑院詳議官適顥之子也　録瓊崖州同巡檢右班殿直李至忠孫光郎為三班借職賜名延賞以至忠與蠻獠戰死故也

乙亥契丹遣利州觀察使耶律睦大理少卿薄可久来賀正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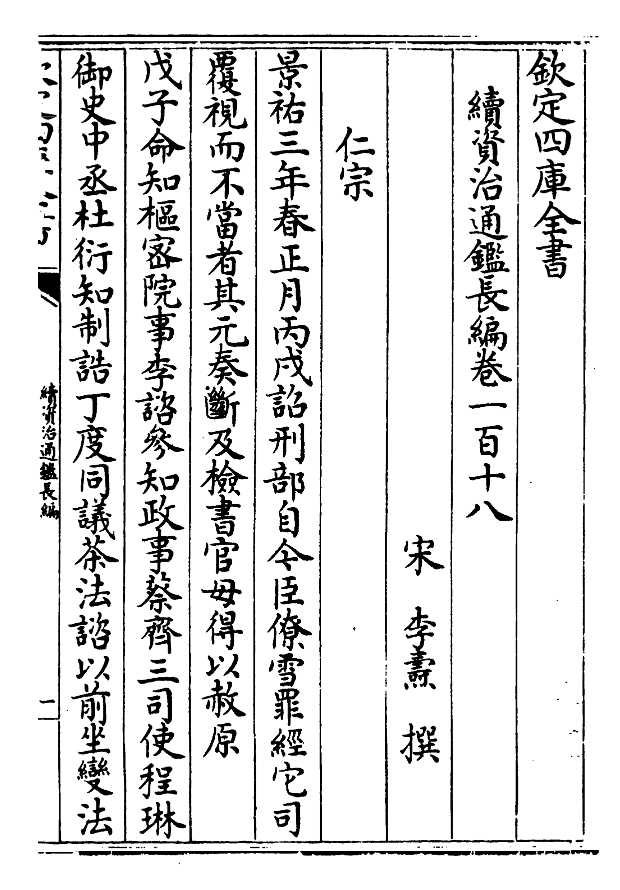
丙子詔天下舊有陂塘溝洫久廢而長吏令佐能勸民興修及闢荒田增稅額至百千以上者當行甄賞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能督部吏規畫者賞亦如之

丁丑御史臺言諸衛大將軍將軍並係三品一行序立諸衛率府率副率並係四品一行序立今新除皇親諸衛大將軍將軍八十五員諸衛率府率副率五十一員緣皇親大將軍以下並内殿起居員數稍多殿庭難為排立及非次曲宴殿上窄隘即重行員數更與十一月丙午參詳

戊戌賜太常博士陳希亮五品服以嘗辨冤獄也希亮已見

天聖二年七月

是歲契丹主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八

宋 李燾 撰

仁宗

景祐三年春正月丙戌詔刑部自今臣僚雪罪經它司覆視而不當者其元奏斷及檢書官毋得以赦原

戊子命知樞密院事李諮參知政事蔡齊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誥丁度同議茶法諮以前坐變法

得罪固辭不許時三司吏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弊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度支副使楊偕亦陳三説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説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故命諮等更議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訪以利害楊偕以此月壬寅始自度支副使除河北都漕令未也本志即稱都漕盖誤矣

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上所定王公國名請自今封建王公自小國升次國次國升大國其宋趙梁壽如舊制不以封從之

辛卯降前知大名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狄棐知隨州鈐轄六宅使朱允中為齊州都監通判都官員外郎張周物比部員外郎宋純並與監當先是南郊給賞庫帛不善驍武卒李玉等十人輙譁譟詣宋純求換易既不得乃以瓦甓投廨舍中棐不時治事聞命侍御史劉夔按視未及境衆不自安棐馳騎白夔請給以行他事夔至與都轉運使李紘誅其首惡棐坐罷懦與允中等皆坐責　西天僧善成等九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

薩像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請加賜束帛遣還無以所獻示外從之

壬辰追册故金庭教主冲静元師郭氏為皇后命知制誥丁度内侍押班藍元用同護葬事尋詔中書門下停其謚册祔廟丁酉葬於奉先資福院側鹵簿儀物並用孝章皇后故事時上元節有司張燈侯乗輿出右正言王堯臣言后復位號令方在殯不當遊幸同知禮院王拱辰亦以為言帝為罷葬日張燈　録屯田員外郎李

宏子允為郊社齋郎三司舉宏監在京榷貨務未赴而卒三司使程琳言其家素清貧而長子因宏病割股中風卒特卹之

乙巳賈昌朝言臣幸得侍經禁中陛下每以清燕之閒嚮學稽古徵言善道取高前聖事在雙日杳隔嚴宸時政記史館日歷及起居注莫得纂述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冬凡書筵侍臣出處升絀封章進對燕會賜與皆用存記列為二卷乞送史館詔以邇英延義二閣記

注為名命章得象等接續修纂

丙午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夏元亨言閤門儀制自大中祥符中陳彭年詳定後續降詔敕或有重複請復編次之命學士承旨章得象知制誥李淑同詳定康定元年四月修成閤門儀制十二卷客省條例七卷四方館條例一卷

戊申置荊王府翊善一員

己酉許洪州洺州立學仍各賜田五頃　糾察刑獄胥偃言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判畀阿朱刑名不當乞下法

寺詳定詔仲淹自今似此情輕者毋得改斷並奏裁初

偓愛歐陽脩有文名置門下妻以女及偓數糾仲淹立

異不循法脩方善仲淹因與偓有隙偓糾仲淹史不得其時會要在此月

十三日令附見史稱數糾此但其一爾

二月庚戌朔詔宗室諸衛大將軍領刺史者其妻遇南

郊許奏親兄弟及兄弟之子與茶酒班殿侍未領刺史

者止許奏兄弟與下班殿侍　復置杭秀二州鹽場

壬子贈許國鄭國曹國長公主並為大長公主

甲寅置代州五臺山勾當寺務司及真容院兼興善鎮煙火巡檢事京朝官使臣各一員 詔廣桂荆潭鼎澧六州各增置雄畧一指揮與歸逺軍更戍廣南州軍

先是上以三司胥史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御史中丞杜衍入内押班岑守素與本司差擇之事在去年九月己酉今并此已而三司後行朱正周貴李逢吉等數百人輙相率詣宰相吕夷簡第喧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諭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且言因

衍上言致朝廷議欲揀汰又各持料錢歴欲自毀裂肆

醜言乃去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而曽具得其姓名

乙卯正貴杖脊配沙門島逄吉等二十二人決配遠惡

州軍牢城其為從者皆勒停連去年九月及今年三月事并書　詔三

司御史臺開封府舊制不得接見賓客其申明之

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副使鄧保信與鎮江節度

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胡瑗較定舊鐘律瑗海陵人

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蘇州薦瑗知音白衣召

對崇政殿與逸俱命　又命章得象等重定刻漏水秤既而得象等言水行有遲速請增置平水壺一渴烏二晝夜箭二十一從之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開封扈偁言京師天下之本而士民僭侈無法室居服玩競為華靡珠璣金翠炤燿路衢一襲衣其直不翅千萬請條約之壬戌詔兩制與禮院同詳定制度以聞　以校勘史記漢書官祕書丞余靖為集賢校理大理評事國子監直講王洙為史館檢討

賜詳定官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器幣有差

省安肅縣主簿令尉兼之

甲子命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同編次太宗尹京日押字時范仲淹權知開封府上太宗所判案牘故令昌朝等編次四年十一月昌朝編次成書凡七百一十卷

詔廣南地多瘴霧之毒凡軍民有疾者給官錢市藥療治之

陝西都轉運使王沿言白渠自漢溉田四萬頃唐永徽

中亦溉田萬頃今裁及三千餘頃蓋官司因循浸致堙廢請調兵夫修復之丙寅詔從沿請

戊辰審官院言見在院待缺官凡九十二人員多缺少欲並以到任一年半使缺候見任官滿三十月許赴任交替從之

壬申廣西轉運司言邕州甲洞蠻掠思陵州憑詳峒生口及殺登琬鎮將已會兵追擊之交阯附傳云三年其甲峒及掠州門州蘸茂州廣源州大發峒丹波縣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諸峒掠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下詔責問

之且令捕酋首正其罪以聞正傳同此今但從實録

癸酉免八品以下官物故者子孫色役

丙子泰州司馬林獻可授漳州參軍給料錢五千本州常切覊管勿放出城獻可坐擅離本州進機密文字合從違制失杖一百私罪特有是命此據會要

三月丙戌三司揀試所上所定諸案吏功過詔能知錢穀利害者以次遷補之再犯贓者並勒停

庚寅太子中舍陸東滁州安置初東擅離貶所援赦乞

叙用已詔復舊官而為知雜御史司馬池劾奏仍命安置焉

壬辰以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張宗象兼管勾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路駐泊軍馬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自為一路由此始

癸巳許潞州常州立學

乙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所定鐘律

丙申詔比訪天下善候氣及曉鐘律之人未有應書者

其令所在吏博求之　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上秬黍新尺别為鐘磬各一架

戊戌詔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嘗顯著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耻也自今大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御史中丞杜衍罷為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翰林學士張觀權御史中丞　改維州為威州以與濰州文移相亂也

甲辰濬河北城濠禁植蒲蓮犯者計所入以贓論
丙午度支副使郭勸四方館使夏元亨同點檢修横壠埽所儲錢糧芻藁及行視王楚埽所開減水河利害以聞　詔三司使至天章閣待制舉三班使臣殿直以上曾歷邊任有武勇智略者各一人　又詔臣僚應敕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　又詔開封府曹官有缺令銓司依條揀選不許陳乞及本府奏舉　審官院言諸路提點刑獄得替磨勘縁前來並差官置司詔只令審官院

之且令捕酋首正其罪以聞正傳同此今但從實錄

癸酉免八品以下官物故者子孫色役

丙子泰州司馬林獻可授漳州參軍給料錢五千本州常切羈管勿放出城獻可坐擅離本州進機密文字合從違制失杖一百私罪特有是命此據會要

三月丙戌三司揀試所上所定諸案吏功過詔能知錢穀利害者以次遷補之再犯贓者並勒停

庚寅太子中舍陸東滁州安置初東擅離貶所援赦乞

敘用已詔復舊官而為知雜御史司馬池劾奏仍命安置焉

壬辰以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張宗象兼管勾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路駐泊軍馬秦隴鳳階成州鳳翔府自為一路由此始

癸巳許潞州常州立學

乙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所定鐘律

丙申詔比訪天下善候氣及曉鐘律之人未有應書者

其令所在吏博求之　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上秬黍新尺别為鐘磬各一架
戊戌詔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大兩省大卿監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御史中丞杜衍罷為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翰林學士張觀權御史中丞　改維州為威州以與濰州文移相亂也

甲辰濬河北城濠禁植蒲蓮犯者計所入以贓論
丙午度支副使郭勸四方館使夏元亨同點檢修横壠埽所儲錢糧芻藁及行視王楚埽所開減水河利害以聞　詔三司使至天章閣待制舉三班使臣殿直以上曾歷邊任有武勇智略者各一人　又詔臣僚應敕葬而其家不願者聽之　又詔開封府曹官有缺令銓司依條揀選不許陳乞及本府奏舉　審官院言諸路提點刑獄得替磨勘縁前來並差官置司詔只令審官院

科舉人取明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得入仕聽武
臣終三年之喪罷度生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謹出
令簡條約凡九事
是月李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
售茶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
得交引鋪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
師坐賈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
券徑趣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初奭等雖增商人入錢

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畜藏至是諮等又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又詔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諮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陜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在所給券徑趣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利之爭欲售陜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并言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

呂保期年半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輸五分錢呂保立限

諮等復言甄等變法歲損財利不見實録康定元年正月令依本志附此

可勝計且以天聖元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縁邊十六州軍入中虚實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為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三月

癸巳復行見錢法罷交引壬申摧務給交引以景祐二年茶五月勒陝西入中交引並赴京師十二月禁豪商請託今並從本志聯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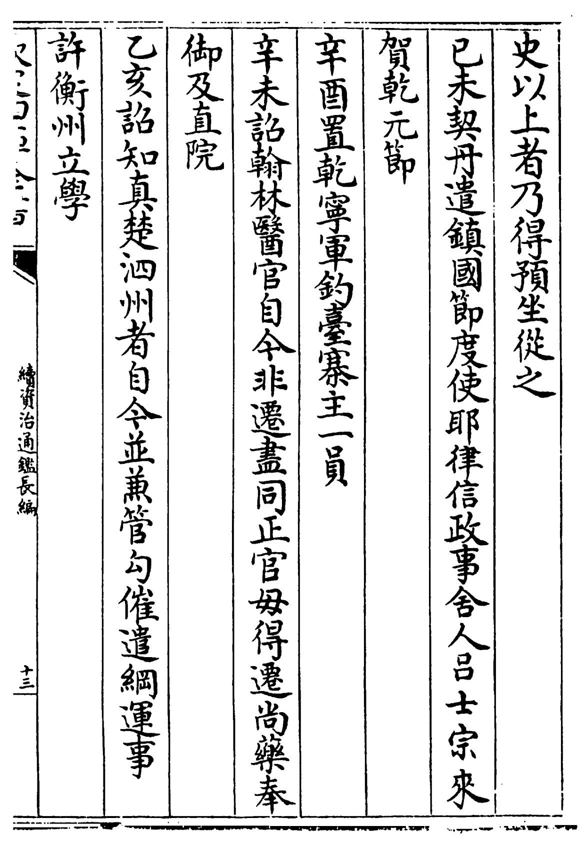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辛亥詔廣州海南番商毋得多市田宅與華人雜處

癸丑詔諸路同提㸃刑獄武臣與所部州軍長吏各以官髙下除之

乙卯詔命官因罪輙逃去者自今毋得以赦原仍永不録用

丙辰閤門奏宗室自大将軍至率府副率預朝參者百四十餘人乾元節錫慶院宴席不能容請大将軍領刺


史以上者乃得預坐從之
己未契丹遣鎮國節度使耶律信政事舍人呂士宗來
賀乾元節
辛酉置乾寧軍釣臺寨主一員
辛未詔翰林醫官自今非遷畫同正官毋得遷尚藥奉
御及直院
乙亥詔知真楚泗州者自今並兼管勾催遣綱運事
許衡州立學

丙子荆湖北路鈐轄司言澧州蠻五百餘人寇邊而知州禮賓副使崔承祐畏避不以聞詔劾承祐罷之

五月戊寅朔范仲淹言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曽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虚已久絶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託名將有朝陵之行漸營廪食陜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

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道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矣

據仲淹乞修京城劄子云景祐三年五月初請修西京令附見朔日孔道輔去年八月以龍直知楚州

庚辰購求館閣逸書

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仲

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忌惡之時呂夷簡執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

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閒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對訴辭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治朋黨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紘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

黨幸矣質嘗知蔡州州人歳時祠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至今號雙廟李紘送仲淹附傳有之新傳削去今追載

丁亥司天監主簿王升言太歳及歳星並在北方請飭邊備又言本監歳上細行歴不載日月交蝕請自今先行測定以朱書之庶預祗天戒從之

戊子同知樞密院事韓億言昨蒙宣諭范仲淹嘗密薦臣臣自歴周行惟厲忠朴宸聰過聽擢贊樞密未嘗涉

朋比之迹結左右之容況臣與仲淹旣匪姻親又非故舊緣何契義輙有薦論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素無交託伏望曲賜孤衷免攖浮議必若以臣備位無補即進退之際惟陛下裁賜優詔答之

許許州立學　罷刑院詳議官殿中丞王果言河北地勢庳下積沙為岸若導河東流恐不能禦湍悍之患欲望博詢羣議罷塞横隴詔郭勸夏元亨同按視以聞果饒陽人也去年八月戊辰稽古録已載權罷塞横隴今王果乃上言稽古録蓋誤也

趙州言管内佛寺歲係帳

童行千有餘人檢會皆等第税户茍避州縣之役已令逐寺各量留一二人外其不應條者並勒歸農請自今出家童行須度為僧方聽免身役從之

辛卯以儀鸞使雅州刺史内侍副都知王守忠為澶州修河鈐轄内殿崇班李保懿為都監崇儀副使楊懷敏管勾黄河南岸諸埽内殿崇班吕清管勾北岸諸埽

范仲淹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其合典

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麁踈漢皇呉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盛德陛下自專政已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致也請追改前命壬辰靖落職監筠州酒稅　許潤州立學　詔都進奏院自今内外臣僚聽以家書附遞　交趾郡王李德政遣使来貢方物以進奉使何遠為順州刺史副使杜寛為勒州刺史

癸巳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洛苑使端州刺史趙振所獻陣圖其子右班殿直珣三班奉職瑜試武藝皆左右馳射括䨥箭蹶强弩擊劒盤矟凡二十七技召振升殿面加敦奬仍詔舍人院策試珣瑜方畧以閤甲午授振復州刺史珣尋加閤門祗候瑜為右班殿直

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先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薦論仲淹既以朋

黨得罪臣固當從坐雖國恩寛貸無所指名臣内省於心有靦面目況余靖素與仲淹分疎猶以朋黨得罪臣不可幸於苟免乞從降黜以明典憲宰相怒遂逐之

詔臣僚在任丁憂若物故者在職田限内即與權官分給之權官未至者全給其家

丙申御崇政殿録繫囚帝又廣其恩流已下罪皆得釋因詔有司自今罪覺被逮逮未至者同見繫原減之逃亡軍士免刺面

戊戌貶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為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仲淹貶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勅牓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詆臣言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言今日與宰臣以迕意逐賢人責臣不得不言臣謂賢人者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迕意逐之臣合諫宰臣

以迕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為范仲淹頃以論事切直急加進用今玆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迕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修戒諭免惑衆聽因繳進修書修坐是貶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於時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庶絶姦諛不報而襄事亦寢　詔比刑部定諸縣令尉捕獲强

盜非因躬親者皆不應格甚非所以激勸之道自今有能設方略遣人捕殺全伙七人不全伙十人及凶惡者三人以上宜比類酬賞之　許眞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丙午詔澶州權停塞横壠決河自是河東北行不復由故道徙修河都監楊懷敏專固護大名府金堤自是河東北行不復由故道此據去年八月戊辰稽古録所書明年十月河北漕司又奏早撥修塞横壠決河錢糧不知何也

先是臺諫官數言政事得失宰相吕夷簡厭之滄州副都部署劉平前在定州為轉運使薛奎所劾落軍職

意不能平於是奏疏曰臣見范仲淹等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指授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為御史顧當時同列未聞有姦邪黨與詐忠賣直所為若此臣以淺文薄技偶致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者浸淫遂及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掎摭短長妄有舉劾則心揺而怨結矣願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或缺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用之平疏蓋希夷簡意也平疏不得其時今附范仲淹等絀責之月

光禄寺主簿穪舜欽上疏言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匿不可以遍照故無間愚賤之言擇而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覩丁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於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已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

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它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

之大若故漢文感女子之説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疎賤之至也且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兹可為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懃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牓未削欺罔成風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竊恐

指鹿為馬之事復見於朝廷矣國史舜欽傳及舜欽集皆稱乙亥詔書誤也令改之舜欽集云此疏以五月二十八日上令附見月末按景祐元年舜欽登第授光祿主簿知蒙城縣二年正月丁父憂三年五月上此疏居喪才一年後爾冐哀論事前賢不以為譏何哉當考

六月戊申朔許越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賜緣河州軍埽岸役卒衫袴

己酉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上科場發解條制下所司頒行　命官重校陰陽地理書　詔自今舉使臣為閤門祗候者須步射弓力九斗騎射七斗為合格仍送

三班院量策邊事然後臨軒覆試之

庚戌以河北久旱遣官詣北嶽祈雨

壬子許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甲寅流内銓言選人試律斷案如律義已合格更須斷案一道通或二道粗方與住優便官從之　又言選人資考合注西川遠官者或稱親屬仕彼乞入遠官權移近地候親屬得替却注合入遠官又父母未及七十便稱年老無人侍養乞折資注近官法亦聽許自今應合

入川遠處選人與近官者親屬得替便行移注乞折資

注近官者須是父母實年七十已上方行從之

丙辰以新修樂書為景祐樂記

丁巳石州定胡縣監押右侍禁高永錫為西頭供奉官

以永錫與蕃賊戰斬其酋一人特遷之

壬戌禁以鹿胎皮為冠

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鄆州立學各給田五頃

丙寅禮賓副使鄧保信上所製樂尺并龠且言其法本

漢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詔馮元聶冠卿宋祁同較定以
聞
戊辰詔臣僚多占職田或剩取租者計贓坐之元無田
而率配人户者以枉法論
壬申南丹州首領莫淮戢挈族内附詔以為湖南州團
練副使不管勾公事仍加存撫之　江西轉運司言久
雨江水溢壞虔吉諸州城郭廬舍詔賜被溺之家緡錢
有差

甲戌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司馬池言文武官年及七十者乞並令自陳致仕依舊敕與一子官如分司官給全俸若不自陳許御史臺糾察以聞特令致仕更不與子官及全俸其已曾自陳有詔特留者不在此限所貴減冗員勵曠職仍乞文臣下審官院依舊逐旋供報年幾家狀赴臺武臣下樞密宣徽院準此其外處以敕到日為始限滿不陳乞者亦許御史臺糾舉詔牓朝堂